



# 袁崇焕

YUAN CHONGHUAN

刘大程◎著

著名学者袁伟时、《诗刊》副主编李少君鼎力推荐

谱一曲英雄悲歌 温一段晚明痛史

若夫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，  
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，于古未始有之。  
有之，则袁督师其人也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袁崇焕

YUAN CHONGHUAN

刘大程◎著



ARCTUR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袁崇焕/刘大程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7. 12  
ISBN 978-7-5396-6118-6

I. ①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6912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褚 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28 字数: 45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001 / 引子

004 / 第一章 志在戍边

004 / 一 同学少年

013 / 二 进士及第

018 / 第二章 后金入侵

018 / 一 满洲兴起

021 / 二 后金建立

028 / 三 发诏犯明

031 / 四 攻城略地

048 / 第三章 邵武知县

048 / 一 初到邵武

051 / 二 为民申冤

055 / 三 剿灭山贼

059 / 四 铲除腐败

062 / 五 喜结良缘

074 / 六 题词寓怀

080 / 第四章 请缨戍边

080 / 一 单骑阅塞

085 / 二 破格提拔

088 / 三 拜会老臣

091 / 第五章 经营关外

091 / 一 履职出关

094 / 二 初获信任

103 / 三 策略之争

114 / 四 营筑宁远

127 / 五 阉党乱政

146 / 第六章 宁远大捷

146 / 一 庸官撤防

150 / 二 誓守孤城

159 / 三 兵临城下

162 / 四 红衣大炮

165 / 五 铁血军魂

177 / 六 惜失岛防

182 / 七 一战成名

186 / 第七章 战后局势

186 / 一 将帅生隙

189 / 二 阉党监军

202 / 三 京师爆炸

206 / 四 议和缓兵

214 / 五 丁卯之役

217 / 六 生祠之扰

222 / 第八章 宁锦大捷

222 / 一 后金勒索

229 / 二 敌兵压境

232 / 三 锦州之战

243 / 四 激战宁远

247 / 五 再战锦州

250 / 第九章 遭谗去职

250 / 一 阉党掠功

258 / 二 去职还乡

263 / 三 会亲访友

266 / 第十章 起用升职

266 / 一 崇祯继位

274 / 二 魏阉受惩

285 / 三 平台召对

289 / 四 再度出关

292 / 第十一章 督师薊辽

292 / 一 平息兵变

296 / 二 整顿防务

298 / 三 议和困局

312 / 第十二章 斩毛文龙

312 / 一 文龙其人

318 / 二 阔科事件

328 / 三 三劝毛帅

341 / 四 痛斩文龙

350 / 第十三章 捍卫京师

350 / 一 后金袭京

356 / 二 千里驰援

362 / 三 血战京畿

367 / 第十四章 身陷诏狱

367 / 一 反间毒计

370 / 二 被捕下狱

371 / 三 手书部下

383 / 第十五章 蒙冤受磔

383 / 一 余奸攻讦

388 / 二 国师堪舆

393 / 三 做成铁案

406 / 四 狱中对白

409 / 五 皇后劝圣

413 / 六 惨遭极刑

416 / 尾声

430 / 后记 话说袁崇焕

## 引 子

明崇祯三年(1630年)八月十六日夜,京师北京。

中秋刚过,本应还是皓月当空的日子,却没有月亮和星光,也没有风。漆黑的夜晚先是无比沉闷,不知什么时候,突然一声炸响,天空像撕开了无数个口子,哗哗下起瓢泼大雨来。风也呼呼地刮起来,与大雨、雷声一起,尽情地、发泄般地咆哮。偶有一道刀锋般迅捷一闪的电光,仿佛要愤怒地劈开什么,或拽扯出什么来。

沉沉睡去的人们被雷声惊醒,在黑暗中惊恐地睁开眼睛,倾听着不时炸开的闷雷和无边风雨。

似乎有一个声音,悲怆、凝重而高亢,从喧嚣的风雨中传来:

死后不愁无勇将,忠魂依旧守辽东!

“死后不愁无勇将,忠魂依旧守辽东!死后不愁无勇将,忠魂依旧守辽东!……”

这声音忽高忽低,忽近忽远,反反复复,在风雨中响起。等你认真听,它似乎没了;等你不听了,它又传了来。

风雨雷电持续着,而人们很快又昏昏睡去。只有那极少数恍惚听到了吟诵的人,本能地想起一个人来,那就是:明朝的蓟辽督师、兵部尚书袁崇焕。

如果是在这天上午,他都还活着;但此时,世间再无袁崇焕。

就在这天午时三刻,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处以凌迟的极刑。“死后不愁无勇将,忠魂依旧守辽东!”正是他绝命诗的最后两句。

莫非袁崇焕真有天大的冤情,连上天都震怒了,都悲恸了?!



袁崇焕，何许人也？有着怎样的功与过、是与非？

这是他的一份简单的履历：

袁崇焕，字元素，号自如，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生于广东东莞石碣，后随家人迁往广西梧州藤县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中进士，初任福建邵武知县，为官清廉。时满洲兴起，于赫图阿拉（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）建立大金政权（史称后金，即清朝前身）。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统领下侵犯明朝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辽东（辽河以东地区，今辽宁省东部和南部及吉林省东南部地区）沦陷，关外告急，京师戒严。天启帝朱由校，长期耽于木工，不理朝政。面对后金的凌厉攻势，明朝文武多抱悲观、惶惧情绪。袁崇焕乘进京朝觐之机，单骑出关，了解边情，查看形势，然后自告奋勇请缨出关抗敌，被破格擢用，赴关外任职。袁崇焕得到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器重，负责镇守宁远，先后取得宁远大捷、宁锦大捷，扭转了明朝在抗击后金战争中的不利局势。其后却因遭诽谤和打击而辞官回乡。

明思宗朱由检（即崇祯帝）继位后，有中兴之想，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，袁崇焕重获任用，升兵部尚书、蓟辽督师，奉尚方剑督师蓟辽。袁崇焕到任后平息兵变，整顿防务，为统一兵权，斩杀了不听节制的东江总兵毛文龙。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后金军绕道蒙古进犯京师。袁崇焕千里驰援，击退皇太极，解京师之围。但遭魏忠贤余党以斩帅、通敌、谋款等罪名攻讦，皇太极也趁机实施反间计。崇祯帝命治袁崇焕死罪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农历八月十六日，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处死，年四十六岁。南明时期，袁崇焕被平反，谥“襄愍”。

简述袁崇焕的一生很容易，而关于他有罪还是无罪，该不该杀，在当时就打下一个重重的问号。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，更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为这场公案蒙上了一层更重的迷雾。但对袁崇焕来说，这些似乎已经没有意义。

有时候，有些事情，对不同的人来说，本来就会呈现不同的面目，或必须呈现不同的面目。

只是,在这个雷电交加、风雨大作的夜里,大明国的君臣子民是否想过,那西市口割在袁崇焕身上的利刃,将给这个危机重重的王朝带来什么?

要认识真实的袁崇焕,最可靠的办法,还是穿越历史的烟云,沿着他生命的轨迹,走近他匆匆的一生……

## 第一章 志在戍边

### 一 同学少年

岭南的春天来得早。农历二月,已是阳光明媚,绿意盎然。人们开始脱去冬装,在一派春光里活跃起来。

在东莞石碣水南村的一处教馆里,先生讲了一番《论语》,然后开始温习功课。温习《三字经》时,学生们整齐地背诵着:

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……”

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却闭着眼睛仰着头念:

“人吃粥,狗舔罐,鸭照镜,鸡洗碗……”

他可能以为,他的“歪歪经”夹在那么多人的声音中间,没谁能发现,但他的嗓门特别大,大家听了,轰地笑了起来。课堂上一时嘻嘻哈哈,乱作一团。

啪啪啪!啪啪啪!先生在前面持铁戒尺狠拍了几下案桌,喝问道:

“怎么回事?”

学生都静了下来,看着那个虎头小子。

“袁升高,怎么回事?”先生看着虎头小子问。

虎头小子从沉醉中惊醒过来,起身搔着后脑勺,支吾着,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先生就另点了个学生,问缘故:

“你说说,怎么回事?”

那学生不得不说:

“阿高他把‘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……’,念成‘人吃粥,狗舔

罐，鸭照镜，鸡洗碗……’。”

先生脸色铁青，让那个学生坐下，径直走到虎头小子袁升高身边，厉声问道：

“谁教你这样念的？”

“是、是阿焕……”袁升高瓮声说。

先生随即掉头说：

“袁崇焕，你站起来！”

一名个子不高、肤色微黑、面容清秀中带着坚毅的学生站了起来。

“是你教袁升高的吗？”

“是，不过……”这名叫作袁崇焕的学生低头答道。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那天在鱼塘边玩，正随口念着功课，不想被袁老拐从后面听见了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‘阿焕你念得好嘛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功课改一下念更有意思，想不想听？’我有点好奇，就说：‘你念念看。’他就念：‘人吃粥，狗舔罐……’我觉得好笑，后来和阿高玩时，说了这事。”

“袁老拐这个家伙，他就是只老得成了精的猴子！”先生弄清了原因，气消了许多，如果不是憋着，看来也要笑起来了。

说来这先生，姓袁名玉佩，是袁崇焕的族叔，学问不浅。袁崇焕禀赋不俗，学习用功，是这些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。这让袁玉佩很高兴。他对袁崇焕疼爱有加，要求也严格。在他看来，袁崇焕是块好料，如果培养得法，加以历练，将来必成大器。

今天他不想轻易放过这事，所以虽然语气缓了下来，却仍板着脸孔，说道：

“好的东西，你们没那么大的兴趣牢记和传扬；乱七八糟的‘歪歪经’，你们倒是一学就会。现在我考考你们俩，你们答对了则罢，否则，就罚功课！”

袁先生先考袁升高：

“阿高，你给我背诵一下，从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’至‘此谓知之至也’。”

虎头小子袁升高眨巴了几下眼睛，结结巴巴地背道：

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、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，先、先齐其家……先齐其家……”

背到此处，卡壳了，窘在那里。

袁先生知道袁升高的功课水平。这小子生得粗手粗脚，贪玩成性，说到功课就头痛，调皮捣蛋之事却是十之八九有他的份。他力气大，伙伴们需要他帮什么力气上的忙，他倒是挺仗义的。

袁先生知道哪怕再等半天，袁升高也念不出后面的内容了，就罚了他的功课，规定了完成时限。然后他对袁崇焕说：

“阿焕，你给我诵一遍！”

袁崇焕当即念道：

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袁崇焕念得十分流利、清朗。

袁先生听了说：

“好！但大家都要记住，记诵只是其一，领悟其中含义尤为重要。两者合一，方为优秀。”

袁先生随后宣布道：

“上午的功课就到这里，下课午歇。”

学生们叫嚷着，打闹着，欢快地冲向门外。

袁崇焕、袁升高，还有一个叫洪安澜的，三人一块，走在回家吃点心的路上。

“阿高啊，照我看，你今天被罚功课，错不在自己，也不在阿焕。”洪安澜说。

“那错在谁？错在先生？”袁升高不解。

“不是。”洪安澜嘴巴有点大，嗓子有点敞，“错就错在袁老拐，这坏老头不该对阿焕念那个‘歪歪经’。”

“阿澜你又想怎样？”袁崇焕瞪了洪安澜一眼，“我看就算了吧，别又出什么馊主意。”

袁升高和洪安澜虽然顽皮,但平时还是比较愿意听袁崇焕的话,因为他们佩服袁崇焕。而袁崇焕之所以与他们玩得好,是因为袁升高和洪安澜读书虽然一般,但喜欢舞枪弄棒,摔摔打打,袁崇焕虽长得比他们文气,却也爱好这一行,他的志向是将来做一个文武双全的大人物,为国效力,就像精忠报国的岳飞。而且,袁升高和洪安澜为人仗义,仗义之人,当然可交。因此,他乐意和他们玩在一起。洪安澜刚才的话一出,袁崇焕就明白,他们是想报复袁老拐。这既无必要,说不定还会捅更大的娄子,所以他并不赞成。

“阿焕你有所不知。”洪安澜说。

“那你说说看,本人愿闻其详。”

“其实也不是找袁老拐什么麻烦,”洪安澜像早已谋划好了似的,“袁老拐家这两天不是在为儿子办婚事吗?”

“是啊,”袁升高抢过话说,“阿澜你有什么想法直说好不好,别空有一张大嘴巴,却这样磨磨叽叽像个老太太,烦死了!”

“这次袁老拐家过喜事,他外甥政仔随母亲来喝喜酒了,就是茶山那个。几年不见,那小子长得像头小牛。袁老拐逢人就夸他那外甥长得英武,强壮有力,将来要考武状元。我是想,咱们得和他比比,看是他强还是咱们强。赢了呢,可以显显咱们的实力,也算是压压袁老拐的气焰;输了呢,也可以知道咱们自己能耐不够。”

“是啊,是啊,咱们平日只是和周边村子的人摔打过,虽然都赢了,但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,咱们得和外面的人比比,才知道底儿。”袁升高一听洪安澜的主意就来了劲,随声附和。

“人家是来做客的,怎么比?”袁崇焕问。

“约一下,找个地方,公平公正地比嘛,大人不是兴设擂比武吗?”洪安澜说。

“阿澜你行啊,还设起擂来了!我赞成!”袁升高鼓劲。

“不行!”袁崇焕说。

“那不是比不成了?”洪安澜遗憾地说。袁升高也一副扫兴的样子。

“其实,也不是一定不可以,”袁崇焕想了一会儿说,“只是一定不能出什么乱子。”

“就约出来比一比,能出什么乱子呢?”洪安澜不由得一喜,“我们平日和唐洪、涌口、黄泗围的摔跤干仗还少吗?也不见出过什么事,至多青一块皮,

三四天就好了，谁家大人去计较这些？”

袁崇焕心想也是，孩子家哪有不嬉闹滚打一下的？俗语还说，小孩子不摔不肯长呢。

“我看这样吧，”袁崇焕老成地说，“咱们约政仔出来，先要说明，这不是约架，而是听说他能摔会打，想向他讨教一二，算是以武会友。比试要点到为止，愿比服输。赢了的，可以得到一册《岳传绣像》作为奖励。此书由我来出。”

“好！”袁升高和洪安澜齐声说。

第二天放学后，三人来到袁老拐家外面。洪安澜进屋去了一会儿，带着袁老拐的外甥政仔出来了。这小子，果然一副勇武刚强的相貌和体魄。

三人带政仔来到屋拐角，袁崇焕对政仔把刚才的意思说了。

政仔很乐意，而且感到新鲜：

“有意思，真好玩。在我们那边，从来都没谁敢约我比试。”

既说好了，四人飞快地跑进屋子后面的一片荔枝林。

比试每人分三局。第一局是互抱摔，即两人相互抱住对方，然后开始摔；第二局和第三局是自由摔，即双方拉开架势，由自己决定攻守办法。胜两局者为赢。

首先和政仔比试的是袁升高。他俩个头差不多。只见两人互相伸手抓住了对方，扎稳了步子，牛顶角一样站着。袁崇焕看看双方，觉得那姿势是公平的了，就像擂台上的裁判官一样，一挥手：

“开始！”

两人就在林子里较起劲来，时而顶，时而摔，时而拉，时来转，时而绊。这样持续了一会儿，袁升高就显出劣势来。突然政仔猛一用力，把袁升高摔倒在地。

袁升高输了第一局。他迅速爬起来，抹一把鼻子，拉开了架势。袁崇焕又宣布开始。两人就又扑到一起。这一回，不过两三招，袁升高就被政仔攢倒在地。那么第三局就不用比了。

袁升高摸着屁股站起来，有点意外而又佩服地看着政仔。

接着是洪安澜和政仔比。洪安澜和袁升高力气不相上下，他看到袁升高输了，不敢大意，谨慎地看着政仔。两人又像牛顶角那样站好，开摔。

交手后,洪安澜感到政仔的力气比他大些,又鉴于袁升高的失利,在使了两次劲未奏效后,就沉住气,改以防守为主了,一边寻思怎样使巧。

两人扑拢又散开,散开又扑拢,直踢踏得地上的老树叶乱飞。正扑在一起,林子边却传来一个妇人的喊声:

“政仔,你在哪? 政仔,你在哪? ……”

这是政仔的母亲在找他。

政仔这小子也是个爱生事的主,所以他母亲总不放心他。适才她与一个久未谋面的亲戚说了一阵话,回头就发现政仔不见了。有人告诉她政仔随三个孩子往这边荔枝林来了,就找了过来。

政仔听他母亲这一喊,慌了神,而洪安澜正用着劲呢。袁崇焕正要喊停,已来不及,只听砰咚一声,政仔被洪安澜顶到了一棵荔枝树上,后脑勺碰在树干上。

袁崇焕吓一跳,和袁升高立马上前,查看政仔的后脑勺,边看边问:

“政仔,怎样? 有没有伤着?”

洪安澜也慌了,喘着气问政仔:

“你怎就突然松劲了呢?”

“没听到他母亲在喊他了吗?”袁崇焕说。

“血倒是没见出。政仔,痛不痛?”袁升高问。

政仔摸摸后脑勺,又抹一把脸,说:

“没事,没事。抽空再约。”

就跑出荔枝林,见他母亲去了。

政仔的后脑勺虽然没碰破,随后却鼓起半个鸡蛋大的一个包。

在他母亲的逼问下,他说了原委。

袁崇焕三人,昨天的“歪歪经”事件刚平息,袁升高被罚的功课都还未完成,又惹出事来。这回的事明显比昨天的大了去了。

袁老拐这人平时喜欢逗乐调笑,却也猴精猴精的,惹恼了他有点难缠。这回伤了他那逢人便夸的外甥,事情可能有点棘手。洪安澜、袁升高、袁崇焕三家都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当袁老拐和政仔的母亲带着敷了药缠着布带的政仔,挨家找上门来时,三家都是好话好说,赔礼道歉,甘愿承担政仔的医治费用。



“医治费倒是小事，乡里乡亲的，我们也不想借事诿人。谁家的孩子不打闹呢？主要是，咱家正办喜事，你们三家的孩子却合计把咱孩子弄伤了，有点不合适。我也只是告知一下，免得他们以后再不知轻重。”政仔的母亲对袁崇焕的母亲叶氏说。她也并不取闹，可谓就事说事，态度也是和气的。

“我先把这事告诉你们知道，”袁老拐却板着脸说，“至于怎样处置，待我报知村里断事的，由他们判定。”

然后他们带着政仔回去了。

三家正在着急，袁玉佩却来到袁崇焕家，对袁崇焕的母亲说：

“嫂子，此事已经了结，不用担心了，三家随意给政仔补点医治费即可。”没想到事情转变得这么快。

原来，袁老拐找了三家之后，并未去找断事的，而是去了袁玉佩家。一进门，他就兴师问罪道：

“袁先生你教的好弟子，以多欺少，耍花招，玩手段，把我外甥给打伤了，你倒是给个说法！”

袁玉佩听袁老拐一说，也是又生气又犯恼。生气的是弟子生事，犯恼的是如何处置，方得袁老拐满意。

毕竟弟子理亏，袁玉佩对袁老拐尽量好言安抚。不过，几句话下来，袁玉佩就明白了袁老拐的一个想法：他想让袁玉佩收政仔入学。因为政仔不爱读书，性子野，先生被他几次捉弄，不愿再收他。而袁玉佩既有学问，又授徒有方，政仔如能到他这里来读，就太好了。袁老拐问过政仔，他也乐意，并且当着母亲和袁老拐的面，保证改正过错，不再任性。

袁玉佩心想，孩子小小年纪，便失学了，殊不可取。这世上实只有缺身手的骑者，没有驯不了的烈马。如其实在不可造就，再做计较。他便说：

“我见过政仔，不像个坏孩子，至于怎么野，也只听闻一二，未有亲见。他既愿来，我不收他，岂不忤了孩子心愿？你让他来入学吧。”

袁老拐大喜。

再说及政仔受伤一事，袁老拐说：

“咱就在这跟袁先生私下直说吧。政仔既无大碍，又得入先生门下读书，可谓塞翁失马，因祸得福。阿焕等三个小子所涉责任，本可一笔勾销不必再提，但如此一来，别人还当我袁老拐是废物，以后好欺。所以依我看，不如这样，他们随意酌补医治费即可，也好让外人知道，三家已道歉赔付，至于